

泰西新史攬要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二十一

英國

西歷元本
李提摩太

上海蔡爾康芝拔述稿

教皇

第一節
天主教

倫敦九達之道往者來者皆有匆忙之狀乃往往有私街僻巷步步引人入勝既入矣相距數武忽見古屋巽然溯其經營締造之始吾不知其幾百年也佇立而瞻望之儼然太古之風去今不遠自顧塵容俗貌何以竟至滿開世界遙聞往來車馬之聲如雷如轟而與我安步當車之門過則予不相關也○議求歐洲百年以內新事之人皆在倫敦之道德廣陌間奔馳況瘁講求教化星之舊事者則憩息於而若老屋之中一動一靜相去天淵矣夫此百年中成就驚天動地之事製造新式機器不計其數訂立救人之良法沙汰治國之大弊化導萬民之新學

以一切興養設教之三德要道俾盡人無不脫離苦海皆在風塵僕僕者心目之中亦即在鄙人二十餘卷書中及至風翻書葉忽若至七八百年前邱墓之地凡祖宗之所道祖宗之所學與夫祖宗之所求類皆如在目前蓋別換一番境界矣彼不許求新者恒以天必重罰之說惕新法故百年之內智士所共稱爲遠邁古初者入此室處但聞似有一人大聲疾呼苦口力辨曰此皆害人不淺之事宜乎咒之詛之不宜稱頌之而讚美之也噫爲此說者伊何人乎蓋即天主教之領袖奉教之二百兆男女尊之爲教皇者也

此百年中之九十餘年前教皇又拿坡倫之毒害實非淺鮮當時法蘭西初立民主之國驟聞於羅馬教即天主中人即視之爲不解之讐而民主之國則以羅馬教與惡權藉勢之諸君相聯爲一體以壓民主之

勢敵亦視教皇爲不解之讎教皇有憂之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嘉慶正

欲與君主諸國相聯絡以不利於拿坡崙忽破其機關頓忘教皇爲

大教之主星夜出師直抵羅馬但拿坡崙所轄之民不過二三十兆敢

犯二百兆人擁戴之皇帝實屬一身都是膽矣識是之故教皇大怒然

斷不料拿坡崙倒行逆施至於此極故萬事全未準備豈能與法皇相

抵牾萬不得已忍辱行成及爲城下之盟拿坡崙割令納緩以自贖幾

及英金一百萬鎊並命佐以歷代珍藏之名畫一百幅教皇皆不敢不

遵法兵始退教皇既羞且憤竊計與兵之雄能與法抗遂渝其盟約率

師會同奧師以攻法而拿坡崙不畏也兩軍既合大敗教兵乘勢進攻

羅馬奪教皇州縣甚多教皇乃大懼車乞和於法皇法皇益重罰之教

皇以無銀受罰不得不售去其至寶極貴之金鋼大寶鑽石滿償罰款

然法國已有占孫教皇之位之意拿坡崙更躍躍欲試一千七百九十八年^{嘉慶}法兵又入羅馬府羅馬府者教皇之都城也拿坡崙縱兵擄掠不分官民之物幾於搜括無遺教皇時已八十有二歲豈能耐奔波之苦拿坡崙不之計亦不計道路之艱難竟迫教皇至巴黎不過數日教皇薨法皇且立羅馬都城爲民主之國羅馬固天主教中人千餘年以來奉爲聖域者也今乃由茲無德無禮之拿坡崙任意管轄教中人以爲此實人不忍之事○數年後拿坡崙正值全盛之日忽似自覺其荒謬一千八百四年^{嘉慶}將自立爲皇帝乃延新教皇碧霞師第七同列於推戴之中而許其手奉帝冕以進於拿坡崙教皇知拿坡崙之威權莫與倫且故亦樂於從事而天主教中人則大喜曰法皇已知悔矣^{碧霞師}可冀於將來矣^{碧霞師}而喜心未斂噩耗已來碧霞師第七亦謂

法皇誠心悔罪機有可乘因求拿坡崙客還其舊地而法皇堅不許且語之曰汝既居教皇之位但當修身克己誦經事主而已求田問舍且不可而況乎城邑教皇意大沮然猶冀法皇雖不給以地尙不再削其權也不謂一千八百九年嘉慶十年法兵至羅馬凡教皇所有之地全歸法掌其恃威而毫不知理至此教皇不能忍於拿坡崙侵占其地之明目天甫辨色卽明降諭旨云凡吾天主教中之善男信女皆當知拿坡崙係無理之人吾教待之當亦如無理之人云云拿坡崙見之謂教皇膽大妄爲豈可姑容即派兵入教皇之宮教皇見法兵至知必將見殺惟有束手待斃然拿坡崙不殺也又擒之而歸法國蓋拿坡崙久欲隸教皇爲藩屬事事聽命於法然後教會中人自然然而盡爲法之衆庶而奉法皇以爲尊也況其始曾欲自爲教皇祇因教會不讓且不肯公

舉之故迄不能得乃改而拘教皇至本國謂似此亦屬大妙教皇既在
巴黎各國之奉天主教者皆將視巴黎爲大教之都會遷之要日不但
各國之政令可漸使受成於法即各國之教務亦亦得而執之也不知
似此大事實不易成法皇雖蓄此私心不過付之夢想而已○教皇既
拘於法其所轄之羅馬諸屬地卻皆獲益拿坡崙所定之法律既較教
皇之舊律爲公平且教皇爲主之時民間以殺掠爲常事一入拿坡崙
之管轄亂民卽不敢爲非各地遂享安靜之福其附近羅馬府古蹟甚多昔
地向本水無所洩拿坡崙設法以泄之遂成沃壤羅馬府古蹟甚多昔
年日就剝落甚至銅駝石馬埋沒荒榛無人顧問拿坡崙則一一重修
之故教皇一去萬事更新民情大悅迨教皇重返羅馬則萬事之廢弛
又如故民仍大困○拿坡崙禁絕教皇幾歷五年之久後更令居於禁

吞啖勃碌地方一切人等皆不許與之往來即平日在其左右之奉教大臣亦不許彼此相見教皇苦不可言甚至衣服破綻惟獨自以鍼縫縫紉追拿坡崙從俄國木司寇故都大敗而回猛然憶及教皇謂需畧從優待取悅教民否則時異勢殊教民將棄我之衰以圖我可奈何遂命教皇回羅馬教皇如得金雞之琛赦卽日治裝乃拿坡崙仍游移不定教皇前行一程卽令於此暫住更行一程限令在此居住若干日正不知其是何居心直至一千八百十四年嘉慶十九年各國之師大起拘繫法皇之日教皇尚未至羅馬府也既而歐洲列國之君議於奧京許以教皇素育之地一律交還教皇○教皇回至羅馬府居民因拿坡崙待之過酷無不代爲憐憫一旦復其故土人咸愛而敬之其治國之制度雖甚不合民亦頻年忍耐不與計較但積之既久漸不能忍受苦最毒

之地人乃潛立私會意圖反叛且有乘機竊發者教皇之力不能勝然其所蓄之番役如巡捕類者依然實力嚴查詎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十一會黨忽然大亂先起於木待拿地方隨後數日之內遍地皆起有所謂聖彼得堂者教皇築於羅馬府尤尊貴於他禮拜堂號爲聖地者也亂民偏集其堂共聲言教皇治國之權從今日始全行破滅然雖有此說而時尚未至奧兵忽來叛者全散

羅馬府民反叛之前一日舊教皇去世新教皇蓋格利第十六立乃初卽位而忽遭大亂眞沒齒不忘之事況蓋格利第十六本不願更改舊章者又有歷代教皇相沿不改之成法重以遵此綢繆遂更不願以救民爲急務歐洲大有聲勢之國知其然也力勸其從新整頓不然恐皇位之不保也俄奧二國之政治本屬多有弊端乃亦以是勸教皇然則

教皇之弊更深於俄奧矣。蓋格利第十六習聞各國之語而謬執已見，牢不可破。謂若果從改革，是徇匪人之欲也。何以對上帝？何以對善人？故歷十有五年之久，恒與民爭。民欲言其理，教皇服以權，棘手之處，日深一日。而老教皇則主意已定，永不開求新之端。

當時教皇所轄之地所治之民，受泰西第一等苦況。教皇部下之紳甫，皆不知治國為何物。爾望朕田，其任民耕種者，但有三分之一民窮財盡，不特無業可以營生，即有一二可爲工價，亦過於儉吝。於是盜賊四起，國家不能禁，國中雖有報館，而教皇不能任主筆者之論理，亦不願見人好學，及致力於格物，又不許人種牛痘。貧民以不能讀書之故，聞千人中之識字者不過一人。若有欲創新法，欲作新事者，皆干禁令。計天既使若輩生於世，自應安貧以沒世，豈可妄求富足，其各有生路。

之家欲購船從羅馬府過海與各國海口相往來業已訂立合同矣而
教皇堅不許似此種種困民之法皆起於無知之神甫而教皇偏昇以
治民之權大約當時羅馬人十戶已派一神甫約束之

蓋格利第十六願民受困之心至死不變一千八百四十六年

道光二十六年

於位碧霞師第九繼之爲教皇惟碧霞師第九之本心頗甚仁厚然其

左右之大神甫皆有成見碧霞師孤掌難鳴

說見第十八章

論其治國之時已

無太平氣象而於治國之道恒昏昏焉反以論道爲大事其心終不能
忘迷滿不悟深爲可惜至於教皇之民皆以受困過深無人能救又有
結死黨立私會以謀反者碧霞師仍不悛亦不知救而終日與人論聖
母故事若歷來信奉天主教人之論聖母厥有二說一云聖嫺理耶性
本無罪一云有罪而碧霞師第九則曰若以聖嫺理耶爲性本有罪也

者其中之關係重大萬分遂欲訂立定法免使後人之誤會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十九年）竟以重誓分頒各國大主教問其意見如何各主教皆

深知教皇之心故多隱諷附和者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咸豐四年）教皇遂明

降諭旨特地宣明此不開痛癢之事夫教皇既居總主教之職講道是

其本分但宜講求關係民生之大道方為無忝不料碧霞師第九竟以

虛無杳渺之事為絕大關係降旨之日羅馬府視為大典神甫之步行

街市者不計其數教皇心益感動旋以尊冕恭上於聖嬬理耶像之首

又宣諭曰天主默示於人若謂從初有聖嬬理耶之時本無祖宗傳貽

之元罪繼自今若有疑此事者必致失其正道教會待之應如異端之

屏斥（天主教人歷數百年之久以謂無罪之事又有二說焉一說據理耶生即無罪一說父祖有緣理耶若如又稱母祖之類即已無罪教皇則從第一說）

開緊重大之事既定以後十年至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腊八日教

泰西新史綱要（卷二十一）
六

皇更降旨細述其事以教導其民而先爲倡語云聖姬理耶者我衆人之慈母也滅天下之異端與天下之正道故教會大尊敬之後又搜集異端八十條而責咒之曰凡爲此八十異端者必受天災其論異端之二十七條謂有人言上帝普徧於萬物如人魂普徧於百體又云講理者但恃人見不求天見又云不講教務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又有十事係論夫婦之婚配又有二十事論人世之誤待教會其餘則皆論治國之誤教皇曰治國之誤之尤可惡者世人皆妄議教皇宜不禁人之求新又宜使民多獲平安之益又宜新創裨益於民諸法又有謂教中之事當任令民人擇善而從且任令各報館辨論治術無害於風俗云云凡若此者與上文所云皆天下之毒氣也流毒無窮可惡實甚篇末更力言凡執此說者上天重罰之加實屬罪有應得味其語氣恍若咬牙

切齒斬釘截鐵幾視諸人爲不共戴天之仇。而又痛詆刊刻基督教聖經分贈於人之各書會。又謂不從天主教之一切人。妄毀天恩。實皆天可降災人可罰罪之輩。四教皇之所妄想者。殆謂叛我卽叛天矣。○西人於此百年中。整頓各事。無不求新。獨羅馬府則凡事阻遏。又近四五十年之內。歐西人事大異。其識見之增長。又爲亘古之所未有。君民上下之間。凡事皆不恃權而論理。亦從來之所未有。又創無窮之新法。新機。以大造於蒼生。於是各國之人。皆日有欣欣向榮之勢。然執此等事以叩天主教人。則一啟口。問卽已痛斥。至不遺餘力。故人皆謂。從古以來。未有如此益民之事。天主教則謂。從古以來。未有如此害人之事。我教必應永與此等事爲仇敵。蓋天主教。祇以昔年舊習爲足重。而輕新學。不知天運百年而必變。人事豈能十世而不渝。況新法之流傳者。實

已遠超往代哉乃天主教反斥之爲苦謬力禁求新故昔年業已如此者今仍宜不過如此然而不進則退世事如逆水行舟豈可刻舟求劍天主教既與百年來新黨爲大仇百年來救人利人之法爲大害其從天主教者自恪遵教皇之訓不敢違背羅馬之教不問可知且不但此也自此數年之後各國天主教之分主教共定一謬說於是天下第一謬人誦論萬國膠事乃皆謂其萬無一謬彌可笑已○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同治七年教皇之受苦想天下無有再深於是者羅馬府所屬各地之外意大利國全地皆已合而爲一皆許其民執禮以陳國家卽設法以救之獨有教皇之治羅馬府惟恃其權勢絕不許人妄置一詞民既各受大莫與京之苦昔年法國成兵於羅馬以保護教皇者此時法人下旗而回教皇見法兵既去所恃以爲護衛者僅本國之民因云我等倘此還自苦楚不可思議羅馬府人又叛其大神

甫而在教皇御營之下，置火藥而轟之，嘉禮巴地將軍天主教所稱之意大利第一惡鬼者也。教皇之兵悉遭喪敗於其手，從前奧國之學塾俱由天主教管理至此，則不使再管而又准各報館指陳治理，其非天主教中人亦許四出傳教，無得攔阻。教皇見此各情形，歎息痛恨，誓不與之兩立。而且意大利欲取教皇之故都，仍如古制作爲意大利都城。教皇乃又痛諭云：今有曰鬼與伺候其左右之小魔鬼，并魔鬼之諸魔兒紛紛雜沓來攻我等之天道，來攻朕躬，來攻彼得之聖位。天下豈有此理乎？然教皇仍不以治國爲急也。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同治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教皇趣召教會諸神甫共至羅馬會商良策，其大旨謂：今有一種壞風氣，日大一日，欲亂人心，欲亂大教。我等不得不聚商治之之法。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同治八年臘八日，大小神甫八百人羣聚於羅馬府犬

半皆天主教之主教，并大主教，遂爲天主教萬國大會之第二十次而
羅馬教轄地之廣，即可於是會之人驗之。有苦心緩步過亞細亞洲之
沙漠而來者，有乘坐迅疾輪船過大西洋而來者，皆如歷年遠戍精兵
回國勸主者也。及見巴比倫大主教，則使人追想萬類之祖從亞洲之
中土，各分東西而去之故事。又思東土亘古不肯更變之情形，見美國
芝加哥主教，則使人憶及新半地球，凡事無不大新，且猶恨不速之意。
見英國大主教，聞其語，人曰：倫敦人不肯奉天主教，故夫倫敦一城者，
魔鬼之爵位也。又有多人本傳天主教於回教所掌之地者，在其本地
恐回教之官不誠，不敢多言。一至羅馬府，得與各國同教之人任意閒
談，卽覺安適之至。是以若輩先至教皇前，益矢恭敬之心。尊教皇爲天
主教之領袖，其中又有大主教之掌教主耶穌聖土，卽一千八百八十年

年前約翰所掌之地者統計與於斯會者多至三十國之人而法蘭西奧斯馬加日則巴尼亞之人亦與其列又有南美洲諸國之常不能相安者亦有人至羅馬府皆欲力制執理求益之人以救此間受新法整頓舊法之害按教皇備召諸隨基督教之大教師聚集議事此一千八百餘年中不過二十次此次基督教人既集但尚有畧不同心者如希臘大主教即東教其人云召會若輩無所用之遂不願教皇之體統繳還教皇檄召之原文又有俄羅斯皇不許波瀾國文教赴羅馬大會普魯士主教則婉辭不至英國則謂世間之事重大於此者不知凡幾似此瑣事付之不問巴華連國更欲各國設法以阻羅馬使不能成此會皆不同心者也至此會之兼請基督希臘教者示大同也○大公會場即設於羅馬府之聖彼得堂是年十二月初八日教皇身穿白衣蓋因

是日爲頒發聖應理耶無罪聖旨之大節日也。此旨降於一千八百七十四年頭戴金冕

則因此會而製者也。既入會堂，卽登寶座。各主教亦穿白衣。按西例以白色爲吉服

皆趨而入，但見穿白之主教如雁行之整，如蛇陣之長，然後一一至教

皇前鞠躬下跪，而各以口吻其膝蓋禮畢，教皇恭求天福，降於各主教

者三次，然後宣諭天主教之諸大苦惱，惟望諸卿同心合力，以遏逆氣

第二十次大會之意，教皇已明白宣示，於是諸人先後獻議以救教會

與教民所受之苦，溯教皇降旨，徧召諸人之日，距此會期中更數月，已

有人竭力講求無數救之之法，其他姑置弗論，漸有人議及教皇所定

之法，萬不能有差謬，天主教中人俱當謹遵此一人之寶訓，尊而信之，

今世道既多大事，我等宜訂定章程，奉教皇之諭爲天語，餘事自悉就

舊例云云，大衆多鼓掌稱善，曰：今日之事莫大於此，亦莫善於此，尺謂

今世之人紛紛議論無一尊信之事、欲治其病、當得一至尊之人、宣示
眞言、然後可平安無事、況世人之大病已歷數百年矣、苟能同定善章、
以教皇爲代天宣化之人、萬無錯謬、庶幾百病消除也、○然而此亦非
新立之法也、自有天主教以來、往往皆蓄此心、天主教既畧大於他教、
天主教之主教卽謂世上之權勢、惟我教皇爲最尊、故萬事無不統攝、
後又有人言、教皇不但至尊、亦不但統攝萬事已也、教皇既屬替天行
道之人、作事萬無一錯、是以當中國元明之世、天主教著書立說、往往
有此命意、而且年深一年、當中國明代之際、教皇雖大無道、而天主教
中人仍多執教皇萬不致誤之說、於是歐羅巴北半洲人、全不信服、而
別立一復元教、以冀復教化之元、復元教在中國名曰耶穌教歐北人既盡不服無理
之說、然後稱道教皇之無誤者、日漸見少、然耶穌教中人言、人人皆當

論理、天主教中人言、惟有權者可論理、餘人不明理、何敢論理、且不明理之人、識見不到、亦不能詩理、上之人定之、彼即宜聽之而已、職此之故、天主教別立一新會、名曰耶穌會、此非耶穌教也、實與耶穌教正相反之會其大旨但欲使天主教中之有權勢者洞悉諸事、其無權勢者但隨其號令、已畢乃事、當立會之時、天主教中人亦半以爲不謬、自應照此辦理、不知其中有謬不然者、欲民之但服大金、不論理也、後數百年執權更重、凌夷而至於末造、遂定教皇萬不能有錯謬之一說、天主教歷數百年之久、恒有兩黨人相爭、一黨言教皇不能有錯謬也、一黨言非教皇不能有錯謬也、惟既得其位、即不謬矣○歐洲百年之內、各國整頓庶政、有日新又新之象、馴至教皇之地、亦將漸次整頓而來、其變通爲至大、是以天主教不能再議此事、況天主教既見其所屬之地、遭人侵奪、又見歐洲各國之人、論理者多、聽教皇有權勢之聖言者少、教皇益不得不再三

申論曰：凡有天賜之權，而凡當時之求教皇說理者，卽答曰：教皇斷不
錯謬。○大會既集，爲時未甚久也，而蓄意救天主教累代之苦，必須定
一章程，謂教皇爲萬無一錯者，十人而八九似此，憑權藉勢，眾喙雷鳴，
之氣象，爲泰西諸國從來所未見。會中八九分人，既已同心，彼一二分
人，豈敢與辨？英國固信從耶穌教者也，其大主教慢疑，昔日本信耶穌
教後改而歸天主教，其講論權勢之要，尤切於教皇，謂我教宜懸爲定
例，教皇必無錯誤。法國深信天主教者也，其主教反謂爲不可大奇。
○大會既集，當辦之事甚多，會中乃分爲四大端：一曰道，一曰戒，一曰
東土之事。一曰天主教各會，此四大端中，又細分爲無數小端。在會之
大小各神甫，逐一議論，甚至衣冠之細，故初學問答之末節，主教管神
甫之權，教皇管主教之權，諸如此，不勝枚舉。故講論歷五閱月之久。

中有畧明事理之數主教知此事之不妥或有問以大會何時可畢者則笑而答之曰余亦未知大會之何日可開也至此數月中以多論細微曲折之故教皇不能有錯謬一節幾至無人提及然人人心中皆已緣存此想故在會堂之外常時之所議論者多重視此法之人爰百計以冀此事之成但人人亦皆知此章一定關係甚大如其真能救世則如天之福也萬一有不能救世之處教會之權勢恐將由此而全敗所以皆不敢遽定然關係之大至此以爲可以爲否之兩黨人心日急一日彼以爲可之黨遂曰倘使宣布章程之際有人敢不服此道者會中人議定宜共視之爲叛逆已可駭詫且此會之規矩本甚秩然一日忽爲大亂不得不急召室外守護之兵入內彈壓及究其故則緣會中雅

地方之主教

係突厥國所轄

在教皇前行禮不如律教皇命捕役拘之

主教不服衆皆謂爲大削色不料又有一事較前事尤失體統駐紮意大利國之突厥公使素信回教是時在福祿廉司海口忽聞其國中天主敎之主敎受教皇之欺公使卽飛馳至羅馬入堂保護不令受欺實爲可笑可歎○遲之日久似此亂事皆已平定會中人皆祇聽教皇必不致誤之一大事於心目間其在教皇位下之教士早設贊成大事之法教皇亦自明言欲成此大事又言能定此事之人卽應得福之人又言若謂此事爲不可定者其目尙瞽也求上天開導以使之明若此謬說不但在禮拜堂禮拜時各自以爲是卽在街坊步行之際亦其喃喃喃喃若爲提醒民心也者惟總督會事之人心殊不安因而凡事過於愁慮又惟恐其不成設法以務期其成遇有不服此法者卽照教中常例必欲求天降災於其身旣而查知會中有畧明事理之主敎心尙不

肯悅服卽不敢求天降災。但由會中掌權之人強勸集於羅馬之諸神甫各以教皇不誤之法爲是。而盡摺於定章俾得早懸爲成例。況有權之人既設各種巧法衆人卽漸次信從矣。○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法國布華鐵地方之主教開講教皇斷不有錯之事。亟應懸以爲定例。千言萬語。爲崇教皇之心見於辭色。其大旨則曰。聖彼得比聖保羅更可尊重。意在揚天主教。抑耶穌教也。伊思天主教以彼得爲教主又思耶穌教以保羅爲教主則必有崇論宏議以服人心者。不料布華鐵主教但以兩人之死判重輕。謂彼得保羅雖皆被害。惟保羅則被斬首。上天之重視彼得實可知矣。其時在旁所講之名主教初不以此語爲無理。蓋傳崇彼得者有素故雖謬而仍覺其是也。○自此以後大會中專講教皇不誤一節。其不服此例者一二百人。然僅居其一小半。自知難與衆抗。然而竭力剴勸。

請不必定爲常例并言天主教中必有不服此例之人恐卽爲不服吾教之漸又有美國主教謂美本准人說理之國今定此章則美國人之信天主教者心必不喜吾教本欲勸耶穌教中人同歸天主教而不易得者也若更定此爲常例恐更無指望矣美國南省瀝法那地方主教更慷慨而言曰定此章者犯彌天大罪者也一語未終會中大半之人皆怒氣勃發遂止至聲請講論此事之人亦甚多會例凡欲有所陳請者必先開列姓名一日簽名者七十人皆謂欲有辯論又有一日簽名者八十人後更多至一百八人惟雖許其依次講論然一人祇許二十分鐘之頃其時已滿無論其所陳之畢否小鐘一鳴卽行閉口結舌而退通計講論此事歷半日有餘之久衆心無不惶惶至六月初三日會中大衆議令從今日始不必再講但請在會各人或說可定或說不可

定以從違之多寡爲取舍斯可定與不可定之數一目瞭然如以爲可
定則此後但論行此常例之法斯已矣何必多託空言致紛心志哉○
內有數主教見大會不准人執不服之說以講理是則專以權勢定是
非也心大以爲不然卽東裝與辭而歸是時不服者尙約有一百三十
人按照舊規欲定一常例應各志同道合方爲正辦今不服者多至百
餘人教皇心殊不安於是籠絡輦動勸導誘掖諸法幾於無一不行亦
無一不窮馬理內絲大主教直云似此大會不可再延時日教皇旣設
百法以化之而猶不服則是冥頑不靈無所用其愛惜直卽求天降災
於其身耳傳聞英國天主教大主教慢疑亦主此說祇以不願照辦者
居其大半會中恐激而橫決事終不成始寢云天降災之議○築室道
謀虛糜光景轉瞬已及半年無日不議教皇崇不致誤之事而事仍未

定及交七月十潤，暑河道中瘴氣四起，依然不能定局。既而寒暑表升至一百十五度，亦尙不肯中止。與會之各主教，本皆年老之人，況有來自北方苦寒之地者，豈能耐此炎蒸，往往纏綿牀蓐，甚至緣此而竟不起。實屬苦不可言。七月初三日，不服教皇不謬諸人，即求教皇散此大會，必欲定教皇萬不有誤之例，請俟他年再設大會時，重新商酌。而教皇不許，於是心不悅服之各主教，雖明知其必定以爲常例，而始終力言其不可，亦不言去。○自此以後，其以爲可者，各在逆旅中私定主見。俟再到大禮拜堂會議時，不必再有所議論，但照所欲定者而定之而已。七月十八日，又屆入堂聚會之期，赴會者五百三十五人，其以爲不合者，皆不至。既開會，衆人即欲頒行定例，惟意大利一教師，美國鴉脫沙省一主教，仍執不可之說。及經會主檢點可否人數之際，天大雷。

電以風意美二主教苦口力言天怒至此曷其奈何不改而五百餘人則衆口一詞云昔年我教祖摩西定十戒於西乃山天亦大雷雨與此時正相吻合是天助我成功也遂定教皇永不有誤之成例教皇以衆人心悅誠服尊之以聖人卽致數語於大會以答美意而禮拜堂門外男女諸修士幸聞此例已定歡樂之聲與雷聲相互答至夕教會諸公所懸鐙結綵以慶成例又有酷信天主教之民人亦相間懸鐙者數處至其餘羅馬城中人俱視爲無足重輕不屑過問而內有主教六十三人聯名奏稱大會所辦之事臣等以爲大不合及至翌日天主教之新聞紙大書特書曰似此成例係俯順同心之大衆是以定之至其中之不服者不過二人耳○常例既定教皇從此不能有誤旋降旨曉諭教民又照舊例求天降災於人世不服此例之人所應受天災者約分四

等一凡不認彼得爲十二祖之首及全教會之首者應受天災一凡不認彼得之後歷代受教彼得之真傳亦爲教會之首卽歷代爲天主教皇者應受天災一凡不認教皇有管理萬國教會之權且教皇不但掌大道且掌各教及各種權勢者應受天災一凡不認教皇所定之事爲萬無錯謬者應受天災

然皇不必先與教會商然然後始稱無錯也

噫吁嘻似此齒年過之五

百老人互商數閱月之久乃推崇其中明明有錯之一老而視爲萬無錯謬局外之人觀之一似涉於兒戲也者而不知關係之大不可言喻實非兒戲之比也且若輩立此爲常例之意實以百年來各國聲望新章爲大不合故不得不申明此例更不得不創從古以來未有一握權之人敢於直任不辭之成例是故教皇示其大莫與京之權勢卽係顯明其永與各新政爲仇之意而況既有天主教之二百兆人悉服此理

第九節
日金之義
影之義

開鑿尤不得爲輕

開鑿雖曰匪輕，乃教中無一人畧知危懼者。夫教皇用此非常之法，以奪人之權勢，此明係天主教衰敗之兆，而教皇不悟也。且諸教王等，先見各國之民，漸多不信天主教，謂惟設立此法，或可範圍其心志，故法意兩國天主教人，不服教皇者甚多。法意之主教，遂竭力堅持此議。英國及東方各國信天主教者不多，其四旁之鄰國，亦多不甚信服。此名處之主教，亦遂竭力欲定此爲常例，惟讀書較多，遊歷較廣，能諳各國事務之人，既知鐵路報館之益，忽聞天主教立此成例，更覺不以天主教爲然。其民主國之人民，見教皇但欲以權勢治人，尤覺於理不合。故主教神甫之到羅馬府，欲立此成例，以期人之不離天主教者，無可如何，而不知適以害教皇也。昔者天主教權勢最大，能阻各國之議，而

今則不能阻使不與而求天降災以罰之亦極無聊之思矣○惜乎天主教之不受羈命欲改普編萬國永不能去永不能止世上第一大能之事而不自知其萬萬不能也且教皇道欲與天意爲敵耳豈知天意已定人雖不能見聞然無論人之能阻與否天必須主之於成故天主教而與天抗萬無不敗壞而且萬無不大失體統之理從前信從天主教之名國天主教不准其立新學校至是則皆不聽其言而彼此爭立學校人益不能不笑教皇不能有錯之常例謂天主教若不隨運會爲轉移其敗也可立而待也

七月十八日教皇不能有錯之常例已一定不移矣教皇忽接一公文內言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七月十九日法皇特降諭旨已與普國宣戰矣是時羅馬之人皆覺爲無關緊要如以大軍游普境者然不料

自此以後叠接警報危險之勢日甚一日、教會之長子法皇、敗績於普、
歷年爲天主教之大贊助、不使魔鬼及魔鬼之子害教者、今成折臂三、
公矣、教皇正在徬徨之際、魔鬼之機會已至、意大利派兵至羅馬府欲、
占其地、教皇雖無威力以與意敵、而猶執意不讓、意大利軍中不得不、
峇鳴數砲、遂破城牆而入、意人既入其城、即問羅馬民曰、汝等願仍、
隸教皇乎、抑願隸我意王乎、羅馬民萬口同聲曰、願服意大利、
羅馬民於中願服意大利者十三萬三千六百八十一人不願者祇有一千五百七
人至今羅馬府人以每年此日爲令節記念意大利人救我脫離教皇若海之事也
意大利王語教皇云、自今日始、若論教務、仍由爾掌、若論治國之事、悉、
歸予理、爾不干意王、又撥給國帑、歲及英金十五萬鎊、約合華銀六十萬兩爲、
教皇之歲祿、又將教皇舊居之廢宮、房屋一萬二千間、仍任教皇、
居住、且舍此之外、尚有教皇應用之各禮拜堂、亦仍給之、又許其與各、

國往來遣使，儼如舊日之皇位，但其所轄之地，則無一寸矣。至是年十一月晦日，意王肥士瑪滿月命駕入羅馬府，定爲意大利之都城。從此教皇之苦難接踵而來。教皇雖自覺萬不能錯，而他國不與理會，其心已更覺鬱悶。至天主教之各主教，既定教皇不錯爲常例，各同其國之後，更以熱心妙法，使歐洲各國之人，皈依萬不能錯之教皇。其在普魯士國者，亦相率竭力勸導。普廷本准天主教人總管學塾事宜，不料各神甫借此爲由，設法使人改皈天主教。夫普廷恩待至此，若輩卽不應辜負，但君輩心以爲我所服者，係萬不得錯之教皇，他人則係有錯者也。我等何必聽之？普相畢士麥見此情形，恐釀禍階，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同治十年三月間，改定新章，從今以後，國中學校事宜，祇許國家所派之人妥爲經理。降而至於幼童之書塾，天主教亦不得與聞。教皇見普

奪其權即號普王爲地亞克爾天

地亞克爾大羅馬古是名
雖不詳其西教會舊也

而日畢士麥

爲好殺之臣教皇又見新立之德國幾滅信奉天主教之法國更見德意志合日耳曼各國而爲一奉耶穌教王以爲皇更視以爲大戚遂逞其私見仍其舊法永與一切新學爲仇而在日耳曼之天主教神甫怨普彌其遇事但聽教皇之訓誹謗普廷不遺餘力到處勸人皈依教皇以邀天福○畢士麥於孤立之教皇本無所畏然念天主教之耶穌會中人於近數百年來常以擾亂人國爲樂事故是年七月間又定一律云凡在日耳曼境內天主教中耶穌會人盡行驅逐出境一千八百七

十三年

同治十

普國禮部尙書蔭克又立教化新章云德廷本有一欲

賜與耶穌教教士並天主教神甫神甫之薪水既出之於國帑國家可
以國法治之相沿至今名曰發克新章其新章之節目無論爲耶穌教

教師爲天主教神甫必先往德國書院讀書至少以三年爲率，兼考取格致之學者，始准其傳教。若讀書不成，或國律不守，即不准其傳教。又有犯國法者，即可由官懲罰，革去其傳教之職。若有犯教規者，止許德國大教師或大主教予以懲罰，不准他國越俎而謀。且大主教大教師懲罰之人，必報於官，不得擅用私刑。又定章以後，若有普魯士人不願隨天主教，或耶穌教者，皆可到官自行陳明，一應教務以官所定者爲主。○教皇見此新章，即謂此傷天主理之尤者也。普國妄作妄爲，至此而極，即降旨備論大小教士，不必遵守普律，若敢私自遵從，必受大罰。然雖有此旨，普人自行照章辦理，不准有一違背之人。述於天主教之人，皆以爲不合，其起於天主教之外者，皆謂理當如此。○又閱一二年，普國又改天主教之章程，按天主教規，若男女不在天主教，當婚嫁

者不認爲夫婦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正月普律云民間之夫婦應當官長之前婚嫁經官長允許之後教會中人欲在禮拜堂行何禮節悉隨其便國家並不禁止總之夫婦之禮應在公堂定奪不以禮拜堂爲重既而意法奧諸國皆以普國之新章爲至善遂各去其舊法一應夫婦惟官得而主之全不以神甫所定者爲主

碧霞師第九頓失國權之後身居發替嵌宮中而意王之瑰麗瑞宮正與之相對開窗遙視但見瑰麗瑞宮最高處意大利之國旗飄颻於風中教皇戰指怒誓目之曰朕旗其宮中又有可以窺見之一處心中亦甚不喜蓋卽英國之望香肆也教皇本欲其民永聽其訓幸爲主宰耶穌教則以古經爲真本今設香肆於其巍然之京師公然出售經典俾羅馬人分別其是非教皇其何以堪之哉而又一日不能離發替嵌宮

者八年於茲及至臨終語其所親曰朕之居此如幽園囿中也此八年
中意大利予朕之銀絲毫未曾收受日用所給全賴教民教民樂捐若
千我即收受若干耳教皇又曾語人曰我之孱弱不可支矣我觀塵世
之人無一能爲我助者我萬事皆付於天因此始獲平安耳一千八百
七十八年光緒四年夏師第九壽終於發替嵌宮

厥後天主教中人還原禮育第十三爲教皇禮育之爲人也素有名
譽且學問深純德行美備度量亦復寬宏故繼位以後所理教中之
事各國皆甚佩服視昔年各教皇之常不相安者迥不相同矣且不
但與各國之君敦崇睦誼已也又能仿耶穌教之法准其奉教之民
隨意誦習聖經兼學耶穌教願與各教和好之意惜相和之法仍尙
未得必能使耶穌天主教希臘各教盡如弟兄之相待斯更善矣若猶

以邪正良莠互分則終不能合不能合則必相歧誠使異日者真能
相視莫逆秦西之教案有不冰銷瓦解者哉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二十三

英國

馬德西元本
李提摩大譯

上海蔡爾康芝叔述稿

歐洲安民

第一節
法國大亂
之原因

法蘭西之大患雖不能整頓於一時而昔年之大弊萬無再發萌芽之理何謂昔年之大弊曰國家但恃權勢以治民而不許民之執理以爭也法皇拿破崙補拿破崙脫之本心雖極欲以權勢治民惟歐洲諸國恒言民爲邦本國事自應聽民爲政拿破崙不能強改故所定之新律使人知各國各等之人皆爲人類即皆無判重輕既斥諸小國之君位然後人之視君者不如前之奉若帝天矣拿破崙旋合日耳曼之數小國而爲一遲之日久日耳曼未合之小國亦欲求其相合又合意大利之數省俾之自主意意大利人又欲合全部爲一統而皆自主至意大

利之拿坡崙普魯士之西法蓮及日斯巴尼亞

即西班牙

國昔皆守君主

之法者拿坡崙悉命改爲君民共主之法教皇之權本屬大重拿坡崙

欲其多守理而少恃權歐洲各國又有諸侯及諸世爵傳子傳孫多至

不可紀極拿坡崙以爲其祖宗有功於世固足貴也爲之子若孫者必

其本身亦有功於世方可享襲爵之榮不但此也凡恃其祖宗之功德

而得沾利益者或緣其祖宗之下賤而分宜貧苦者拿坡崙曰富家之

子弟豈宜終富貧家之孫曾豈合終貧總之有功則貴無功則賤其祖

宗之庇蔭門第之單寒皆不作爲定局似此至要之理一經拿坡崙之

宣布卽如田間之下種也者一人傳十十人傳百萬億而具有同

心不過數年歐洲各國之民無不共論此理及至拿坡崙既敗歐羅巴

全洲之人皆有民主之心矣

歐洲各國之君惟拿坡崙實能先知民心其能安來巴海島逃回法國之時知民心實已全變教卽

言民若欲成君民共主之方拿坡崙之盛也各國之君王欲率其民以攻國余願順民心而不悔也之乃凡事皆以俯順輿情為主盡去其昔日永不體貼民心之習民亦知我輩自有應享之權利在上者已不敢輕於違背矣

拿坡崙既敗歐洲各國之君王大會於奧都而尚未知民心之大變則殊可惜也當時各國之君王仍皆曰治國之權自我操之豈有小民敢於抗阻相傳撒邱王既恢復其所失之位即使其舊臣檢取亂前之典章一切照行而各國君王之大旨亦謂亂前已定之規模今皆宜率由舊章噫誤矣夫諸侯王者皆以爲拿坡崙之亂如人偶染異常之奇疾今則瘳矣拿坡崙先奪我等之權勢今別無所增益不過復其所固有而已然祇願在上者之權勢而使之尊且重不知顧其民之甘苦亦毫不知大亂之際民已明於各國之大病故奧都大會中但能屏去細微

第三節
一千八百
二十年
以前
之
國
更
新

之不順於民者其餘舊法仍復毅然樹立而不之疑舊法既復即分交各國之君王仍以權勢治其民惟英國先立君民共主之法民之爲主雖不見其多然其理則早已定矣法國則有布爾奔族新王之諭旨宣明將來治國之法其餘各國之君王各又任意以治其國且當大亂之時各國君王曾各許其民曰異日必加以體貼俾民隱得以上陳不料至此而均食其言嗣後歷五十年之久各國之民均不服其王之食言而肥一一起而求自主且迫其主以不得不允之勢迨至各國漸知重視其民民皆得以自主國勢遂由是而大興頓爲往古來今所莫及諸侯王在奧京所訂之新章如築室然基址未定徒飾外觀風雨漂搖一霎即敗至其民之起而爭權者實始於南美洲一千八百二十年歲二十南美洲之屬於日斯巴尼亞者不服日王之特權藉勢即自立而

爲國日斯巴尼亞故國之民亦覺君權太重而不認民之有權也若不能安先是嘉慶十一年一千八百一十二年九年當法國在日斯巴尼亞爲政之時

國中之舊制業已裁改而立爲君民共主之國使比戶有舉官之權議院中之議員以二年爲一任及布爾奔族之返日而復王位也不喜新制而重立舊制一國之權勢仍在一人掌握之中不料日民叛不服王不得不許其民仍遵一千八百一十二年嘉慶十七年之新章以治國日民既

得此益其遠西葡荷牙國之民亦起邇東至意大利之拿坡嶼蠅蠅而起諸地之民亦隨之而起皆求其君仿日斯巴尼亞君民共主之法以治國各國之君王乃皆不得不許英吉利法蘭西日耳曼三國之民心多與歐洲南國之民心相若惟不至於作亂耳○從意大利而東至於希臘國其民恨突厥國王以權勢制民而不能以理喻也遂決計自

第三節
一千八百
三十五年
凡不在此
者

立爲一國、不受突厥之鈐制、歐洲他國知其受害太深、卽有陰助之者、
突厥不得不讓、是時、他處之民、猶未得新興之益也、法國布爾奔族之
王、見其同族之王於日斯巴尼亞者、爲衆民共分其權、不能獨斷獨行、
也、卽派兵往助日王、以彈壓日民、不許立君民共主之法、與皇見意大
利民之爭權、亦派兵至意彈壓、以抑民權、於是歐洲南方諸國、仍不識
民之爲邦本、凡執理與君上相爭之各領袖、悉就誅夷、殊可悼歎、

希臘國民與突王爭權、不服突厥管轄、而後各國之民、又有不服其主
之專恃權勢以治國者、一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遂有法國之亂、法國既
亂、歐洲西方諸國、均隨之而大不相安、各國之人、但知議論國事、不知
其他、瑞士歷代之治國者、不過居城市之數大族、鄉間人手無寸柄、至
是國人悉起、大改章程、俾城鄉之人、悉有舉官之權、其執政者、非昔日

之數大家而徧國之衆民也。波瀾國亦緣此而亂。不料俄國乘其殘
忍還滅其國。英國之民亦不願數大家徧擅舉官之權。因推廣之於衆
民。意國之民則起而不服教皇。不幸奧國之兵忽至。亂勢即平。日耳曼
列邦極論國事之弊。幾作亂矣。幸而免。是年以後。實可爲各國民人撥
雲霧而見青天之日。同溯十五年前。歐洲小民已共知大病之所在。徒
以各清國惡使感令。以治民而無難。及至是年。尚不知一切舊法盡不
能勢之於民間也。歐洲列國之民見其君不知理。不得不潛自立會。設
法以救民。第觀其外。似屬太平無事。而不知各國之中實已如徧理火
藥。伺隙即發。國家萬不能常以權勢相約束矣。見附記 ○奧國分爲三
族。一本日耳曼同類之人。一則與俄羅斯同類。名曰是拉非。一則與恒
加利同族。恒加利是拉非兩族人欲別立爲一國。不服日耳曼同族之

人之權勢至於日耳曼人雖深畏國家之兵力不敢與在上爭但其不服之心亦復日積月深夫天之生人非使其專充掌權者之奴僕也且分爲數小國之不如合爲一大國理又甚明也意大利國偏地皆有私會以議論國事并互商救民之法官吏雖嚴行查禁而會中則章程已定但俟有機會之可乘頃刻即行起事英國世家之擅權勢者不願推廣舉官之權但時會所迫不得不任民爲主突厥權勢最重最不能安埃及敘利亞皆不服突王獨有法蘭西一國奉其巴黎城所舉之人爲全國之王寧雖甚恃而第觀其外則似能彈壓其民相安於無事然而人心終不服也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法國第三次大亂人即知法民與歐洲他國之民再不能專以權勢治之矣昔之民欲與國家爭理各國皆以兵

力壓之今則各國之兵與民一鼻孔出氣直如往日之恪遵君命君尙何所恃哉恒加利人既不服奧斯馬加而欲別立爲一國奧兵皆顯助之若非他國之助必一分而不能合意大利民亦各私定良法務使獨國會而爲一薩滿尼亞已許其民立君民共主之法薩王并願再行推舉民權於是意大利通國之民一旦悉起逐出奧人不許再以權勢相族制奧國之求新者則佔踞其都城奧皇之兵不能破普魯士國並日耳曼列邦之民皆思三十年前王已允立君民共主之法迄今日久猶未舉行皆然蓋令其君以民言法國已逐其皇而改爲民主之國英人憶及從前君權太重今雖有君民共主之法仍欲推而廣之是時各國之民雖已各得裨益然尙未獲大成俄羅斯興師以助奧軍以威權定恒加利人與國又擬定意大利不顧其民情之所欲仍以權勢治之

軍事於奧稱者被殺無算尤屬可憐普國及日耳曼列邦見民情似已稍安仍照舊章治以權勢法國又墮入一皇之手威權鼎盛惟英國既早已推廣民權百姓大受無以側之慮矣

歐洲之民既各重困於舊制而受制於國權然其心皆謂吾君吾相毫不知俯順輿情實屬添居民上故平者其跡益不能平者其心不服國法之人徧地皆是欲求長治久安豈可得哉各國帝王見此情形恐日後必有大亂始有設法以安民之心普國先實立君民共主之法冀將來合日耳曼全境而爲一二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奧國恐其民念昔日國家殘酷之仇亦准其民選君民共主之法以慰之然後恒加利不必別立國矣薩諦尼亞君民共主之法漸漸推廣之於意大利全境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八年薩諦尼亞合意大利而爲一均有君民共主之法

國之
三
國之
國之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

同治七年

日斯巴尼亞辭其國母改立制度

舉官之權一千八百六十七年

同治六年

英國又推廣民權惟法民國

在上之不體民心以治國作亂居他國之先而受其益者反在各國之

後曾意拿坡崙重奪民權二十年之久一千八百七十年

同治九年

與普國

交戰而改仍立民主之國始得相安

見前記
新政錄

自時厥後歐洲百半各國不挾十數帝王之族隨意治民而按民心以

治國六十年前各國帝王於百姓之身家性命若爲國家之所固有隨

意驅策無人敢抗又不以教化爲重意民既受教化則不易範圍也至

於今則諸國非帝王之所治而民之所自治比戶幾各有舉官之權既

有此權內外大小諸事必將順民心以治理從前歐民一百八十兆皆

知奴僕聽主人之約束而不敢違背者今則悉由自主但自主而無識

泰西新史摘要

卷二十三

六

見何從措置。職此之故。國家廣設學校。俾人人識字。人人明理。人人受

益。

見附記

及考歐洲東半各國。仍未有安民之法。卽如俄羅斯者。牛在

歐而牛在亞。依然治民以權勢。他國之益。民皆不能得也。突厥更仍恃其權勢。苛待小民。幾難言喻。○人之生也。先幼弱而長大。而衰老。各國則有興必有衰。惟地球則有長而無老。有興而無衰。查地球之道德學問。與民間之益。可以知其故矣。昔年各法。傳於後人。後之人得何新法。以補之又傳。再後之人。細觀各種章程。有時各以爲大有時各以爲小。有時各以爲止境。有時各以爲新機。有時如積年之痼疾。似不能治。有時忽大變大通。頗成一新世界。然其實皆有大道。以包乎萬國。而各有至理。以運乎一心。及至事成。天意豈顯善人天喜惡人大懷。

此百年中所改諸章程。爲自古以來未有之神速。蓋昔日爲權勢勢之

輩恒阻民人不許別出新法迫救世教既立於世以來救人之大事未
有此百年來之多也天意欲人遞勝於前以漸幾於上天全備之德惜
有在上之權勢以阻之民既有權則可以博考萬物而得萬物之理此
百年中地球諸大國已去其權勢之大獎民即大安大盛自今以後之
世人應知欲禁人出新法以益人者斷無可以禁之之勢矣夫世間之
弊甚多不能盡除時日既常有變通法令亦必隨之而變通始爲無負
乎時日故地球極大之弊在於識見不到之人但知有己而恃其權勢
以壓人阻百姓之長進而貌似太平也及脫離帝王權勢羈絆之苦將
來之民順天而動無有不受益至無窮盡者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二十四

英國

馬德西元
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附記

歐羅巴洲祇以權勢治民之國其民無可如何追求在上之改竄不
計其必有私自結黨以立會而抗國者普魯士本專以君權治國者
也當乃德君權更重之拿坡崙制其死命普宰相賜德鷹伯爵以之
以計德緒編國之人使抗拿坡崙一千八百七年嘉慶十一年特設一會
名之曰良民會未幾而編國之紳士人等皆入其會會中所訂諸章
程如允許其民日後可自立報館任意議論各事國家之議員亦由
民間公舉之類爲最善而良民會之權亦因之而最重至其權力之
從何而起則終不輕洩於外也普國既立良民會一千八百十三年

歷年

日耳曼列邦人因同具是心之故猝然合而爲一以逐拿破崙

惜昔王得志之後數年食言而肥仍不予民以與君共主之權○意

大利一會黨名曰家婆那哩立於一千八百十四年

嘉慶十九年

亦大有

益於意查此會之緣起蓋見意廷治國之法不求美善乃自創一新

律書顯背意大利各邦之律會中人有犯此章者卽自以新律懲之

但家婆那哩會之律意非專爲整頓刑法而設其所言者大半皆治

國之新法意之全部皆有從之者其信從尤衆之國凡年甫成丁之

男子盡入會中惜此會尙未徧行會中各領袖驟不能忍先已反叛

於是受誅而死者無數各領袖或遭斬首或禁深牢又閱多年意廷

始知專恃權勢實不能治今日之民若能以體貼民心爲主上下始

克相安○再閱數年意國名流輩起其聲施煥然才全德備者名曰

麥齊祿以家婆那哩會之不行也別設一會名曰新意大利會明言欲在意大利國改立民主而創爲二法一法曰教民一法曰造反明於時事之人皆服其教民之法至謀反一事恐非善策然此會自始至終更有造於意者無此會恐意國之合而爲一不能如是之速也○日耳曼奧斯馬加俄羅斯波蘭希臘法蘭西西班牙諸國人皆苦治國專恃權勢之舊法亦不得不潛自立會以整頓各事國家允以立君民共主之國會黨卽自然解散毫無動靜查歐洲各國民間既有舉官以治國之權卽永無設會以害國之事今各處大會黨不在歐西而在歐東如俄羅斯一國仍以權勢治其民故卽有尼希利會黨十餘年來不但愚人入其會明人亦樂此不疲會中之意則謂民間受苦過深故不但俄皇在所必去卽凡兵士教會產業家室之

案所有之者全欲去其舊而謀其新俟其剷除淨盡民間重聯相愛相助之歡國之大興必遠勝於曩日云云此會中大過之語也其餘則大半無異心故能去其專恃權勢之舊習而學歐西之休貼民情自可上下胥安矣

法蘭西國

凡欲知歐洲治國之新法者試閱後列之清單即知其要領矣

上議院員由上議院自舉者四分之一由徧國二十一歲以上人公舉之議員轉舉者四分之三

下議院員徧國二十一歲以上之人公舉之

比利時國

上議院員由每年納賦合華銀六兩上之衆民公舉

下議院員同上議院

聖斯馬加國

上議院員有君所命者有世襲者

下議院員凡民間年二十四歲以上所有田產者皆可公舉

恒加利

上議院員大半世襲

下議院員年二十歲以上之民每年納賦合華銀三兩二錢者皆可

公舉

普魯士國

上議院員大半世襲亦有君所命者

下議院員年二十五歲以上之民按納糧之額數以分舉官之員數

日耳曼聯邦

上議院員各小邦政府所舉

下議院員比戶可舉

丹墨國

上議院員有爲王所命者其大半則由民託下議院員所舉
下議院員年三十歲以上之民所舉

英吉利國

上議院員有君命者有世襲者

下議院員凡民已納賦賑貧者比戶可舉

意大利國

中國官書稱
之曰義國

上議院員君命之

下議院員凡民年二十一歲以上每年納賦合華銀四兩者皆得舉
希臘國

僅有一議院其議員皆成丁以上之民所舉

葡萄牙國

上議院員有君命之者有民託下議院員公舉者

下議院員凡民一年中入款在華銀八十八兩以上者皆得舉
和蘭國

上議院員各省會所舉

下議院員凡二十三歲以上每年納賦華銀六兩以上之民皆得舉
俄羅斯國

無議院大權皆操諸皇帝

日斯巴尼亞國

即西班牙

上議院員君與各大會館所舉

下議院員舉官會所舉

瑞士國

上議院員各省會所舉

下議院員凡男子年二十一歲以上者所舉

瑞威國

僅有一議院其議員分作兩班凡民二十五歲以上者田產值華銀一百三十二兩者皆可舉

瑞典國

上議院員各大會館所舉

下議院員凡民年二十一歲以上有田產值華銀二百二十四兩者皆可舉

塞爾維亞國

本由英殿卽土耳基分出者

上議院員王命之

下議院員凡年二十一歲以上之納賦人所舉

羅美尼亞國

同上

上議院員有田產若干者即可舉

下議院員凡民成丁能識字者即可舉

其節所謂華銀數目元書中皆合鎊價計算譯書時按英金一鎊作華銀四兩以期醒目又所稱之年歲皆須核其生辰扣足一年方爲一歲

歐洲各國學校之規今亦隨其大畧如左

奧斯馬加國

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嘉慶二十九年}定章凡民間年六歲至十二歲之童子不入塾讀書者有罰日耳曼同族人所居之地亦如之其餘不讀書之童子科罰較寬大小各學之經費有由國庫撥給者有由地方官派捐於民者

丹墨國

凡民間年七歲至十四歲之童子必使入塾讀書違則有罰貧生則不取其束脩

比利時國

不讀書不罰故自幼至老諸人不識字者居五分之一

法蘭西國

由公家每年籌撥華銀二千萬兩以爲學校之經費其學校之權皆

操諸公家凡民間年六歲以上之童子每百人中不識字者三十人
日耳曼全部

大半有不讀書必科罰之例其經費由地方官派捐於民其學校由
各地分掌之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募兵之時人人皆能識字

英吉利國

童子不讀書者必罰英倫威利士兩省學校經費年合華銀一千五
百餘萬兩

希臘國

按律不讀書者有罰責則不罰其成丁男子之能識字者僅有三分
之一至識字之女子則僅有十四分之一

意大利國

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民間之能識字者僅有五分之一過此以往識字之人日多公家每年以學銀四百萬兩充各學經費此外又有充公之廟宇取其八款改充學費

和蘭國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光緒四年}新章童子不讀書者必罰若按其丁口之數每七八人中必有一人在塾讀書惟鄉間男子四分之一女子三分之一均不識字

葡萄牙國

按律童子不讀書者有罰實則不罰按人口而分之每三十六人中必有一人在塾讀書

日斯巴尼亞國

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民之不識字者四分之三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同治十年每十六人中必有一人在讀書

瑞士國

不讀書者有罰其率耶穌教之地在臺讀書者每五人而得一憲天王教之地則僅九人而得一兩教同居之地每七人而得一

俄羅斯國

公家每年撥給學費合華銀一千二百萬兩惟入初學者祇分得銀一百四十萬兩耳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募兵之時每一百人中祇有識字者十一人今則漸多讀書者矣芬蘭一省人尤勤於學竟無一人不識字

此節所稱總數年

歲兵上會同例

海上學齋劍生發平氏手鈔

起於癸巳夏
訖於甲午秋